

第三十章 有歌者來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“脫了衣服去！”

五竹手上那根木棍狠狠地敲打在範閑的頭頂，發出“碰”的一聲巨響。

此時真氣正在範閑的印堂裏向穹頂衝去，隱約中似乎能夠看見自己神識裏一片光亮，尤其是頭頂處幻化成七彩顏色，卻略嫌粘稠，始終看不清明，一股煩悶從那滯塞處傳開，讓範閑好不苦惱，好不鬱悶，隻將這頭顱仰向天空，欲得一快。

便在此時，額前真氣鬱積處，卻生生挨了五竹一棍。

棍子擊打在他的肉身上，卻更像是打在了他的心靈深處，讓他腦中猛的一炸，就像頭頂天空的烏雲被一道閃電劈開，漫天清麗的陽光就這樣灑了下來。

“脫了衣服去！”

這句話是慶國五經《宿語錄》中一段，據傳如今的四大宗師之一，北齊國國師苦荷的太師祖根塵，當年曾經得蒙天授絕學，悟道之時喝道，人之身體，便是汗衫，隻有脫了，方成大道。

而在範閑前世所看過的書中，佛教也曾有言棒喝之道，清遠禪師嚐雲：“著肉汗衫如脫了，方知棒喝逛愚癡。”

所以在懵懂與痛苦中的範閑，一聽見五竹說的這句話，便明白了是什麼意思，加之頭頂通道已暢，天光自下，心神回複清明，意守內府，全將身體上經絡裏的諸般痛楚，全當作了天地所施，他人所受，和自己再無半點關係。

將生命中一切執著放下，將身體上一切感覺放下，恰好應合了此時霸道之卷末關的心境。

天地的霸道之氣，根本無法由一個人的身軀容納，所以隻有舍了自己的身體，而將自己與這天地之氣貫通，成為自然中的一節，才能調取如此狂戾難馴的真氣。

範閑體內的真氣漸漸平伏，頭頂處的大關已經被打通，平緩而雄渾的真氣從那裏流淌而過，然後沿著背後天柱而下，直接貫入雪山之中。

而很奇妙的是，雪山裏麵一直如大海般平靜的所在，今天也發生了一些小小的變化，開始滲出一些真氣補充到他的丹田之中。

如此一來，他體內的真氣循環終於暢通，形成了一個完美的周而複始的渠道，與外界的環境隱隱呼應。

...

很久之後，範閑才癡癡醒來，身下早已淌出一灘汗水，黑臭難聞。他望著旁邊仍然是一臉冷漠的五竹，露出一絲虛弱的笑容，苦笑說道：“謝謝叔，隻是...你這一棍子敲的真狠。”

此時他雖然身體感覺虛弱，但精神卻是十分旺盛，閉目察看了一下自己體內的情況，熟悉了一下真氣流動的最新走勢，感覺到原本暴戾的真氣，雖然依舊強大，卻明顯少了許多燥息，流轉起來更加舒暢自在。

範閑歎了口氣，想不到自己終於也能練成前世隻在武俠裏見過的真氣，一股子說不清楚的味道充斥著他的腦海，下意識裏，右手往身邊拍了下去。

撲的一聲悶響，就像是破布被一根燒紅了的鐵纖一下子戳破了。

地麵上赫然出現了一個淺淺的掌印，邊緣十分光滑！

範閑舉起自己的右手，看了看，然後又低頭看了看石麵上的那個掌印，比劃了一下大小，確認了這個掌印是自己隨手拍出來的，呆呆地看了半天之後，終於醒過神來，歎息道：“真的很神奇。”

“真氣外溢，稍後就好。”五竹在他身邊說道。

“叔，您不是說過自己沒練過真氣，所以不知道該怎麼教我嗎？”

“我看別人練過，所以知道今天該怎麼做。”

“原來是沒吃過豬肉，總看過豬跑的意思。”

範閑忽然覺得自己有些罵自己的感覺，微微一笑，繼續說道：“剛才那個關口還真是危險，如果不是那一棒子，我還真怕自己又變成植物人兒了。”

“什麼是植物人？”五竹很冷靜地問著。

範閑抬頭望天，神遊物外，不理不睬。

他旋即想到，原來瞎子五竹也是個經驗主義者，那...萬一剛才那棒子沒有把自己敲通，而是把自己敲昏了，體內那些暴戾真氣亂竄，把自己的五臟六腑搞成爛七八糟的下水...

打了一個寒噤，他擺脫這種無比恐怖的聯想，看著麵前的大海寬廣，心胸為之一暢，如今功法初成，隱隱興奮之餘，終於從前些日子的刺客事件陰晦情緒裏擺脫了出來。

這些天來，範閑一直沒有想明白，刺客為什麼居然真的用毒。費介來傳授自己識毒解毒的本領，難道就真的算到會有這一天？那也未免太高瞻遠矚了一些。還有就是那位二姨太膽子也太大了，就算她的身後有京都裏的某處高門大宅撐腰，但用下毒的法子，等於說是連***性命也沒有放在眼裏那位老夫人，可是皇帝陛下的奶媽。

京都裏的父親，難道就一點兒沒有察覺這件事情？

正在他思考問題的時候，遠處山崖之下傳來一陣歌聲。

這處山崖緊鄰大海，遠離澹州，而且崖後盡是荒險地，崖前亂礁林立，漁船無法靠近，所以清靜的很。正是因為這個原因，所以五竹選擇在這裏傳授範閑殺人技，所以今天忽然聽到一陣歌聲，由不得範閑疑惑叢生。

他雖然緊張，卻沒有了亂了分寸，小心地趴在崖麵上，隔著一塊石頭，往歌聲傳來處望去。

目光及處，驚濤駭浪裏，一葉扁舟正在黑色的礁石間穿行，黑色礁石在白沫一片裏時隱時現，小船在其間蕩蕩悠悠，看著似乎隨時可能撞到礁石之上，摔個粉身碎骨。

但偏偏就這樣，小船卻是自在無比地穿行著。

船上坐著一個人，那人戴著鬥笠，歌聲正是從他的嘴裏傳了出來：“浪花隻開一時，但比千年石，並無甚不同，流雲亦如此。”

歌聲柔和，卻在海浪的咆哮聲中清清楚楚傳上懸崖來。

範閑聽見這歌，便想到前世鬆永貞德頌牽牛花的名句：“辰光隻開一刻鐘，但比千年鬆，並無甚不同。”隻覺得這船上人物好不瀟灑，卻又高深莫測。

正想著，卻聽見五竹冷冷的聲音：“躲好。”

範閑下意識裏往石後躲好自己的身體，察覺身邊黑影一逝，然後便無比驚恐地看著五竹直接從數十丈高的懸崖上跳了下去！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